新课标
课外经典
阅读丛书

总主编：田海明　吴文胜　执行主编：王焕然　朱寒冬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

Sima Guang

（北宋）司马光 著
范支户 编译

资治通鉴故事（下）

《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
长于叙事的资治通鉴故事为你打开了解历史巨著之门

ART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新课标
课外经典
阅读丛书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

资治通鉴故事（下）

ZIZHITOGNJIAN GUSHI

（北宋）司马光 著　范支户 编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故事／（北宋）司马光著；范支户编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8
（新课标·课外经典阅读丛书）
ISBN 978-7-5396-4542-1

Ⅰ．①资… Ⅱ．①司… ②范…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青年读物②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少年读物 Ⅳ．①K20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178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统筹：姜婧婧
责任编辑：沈喜阳　　装帧设计：闻　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电　　话：（010）61262822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20.25　字数：32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3.6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梁纪 …… 161

萧衍建梁 …… 161
骨肉情深 …… 163
萧统早逝 …… 165

陈纪 …… 168

孝宽献策 …… 168
元胄忠勇 …… 170
后主亡国 …… 172

隋纪 …… 176

擒虎灭陈 …… 176
高颎被杀 …… 184
杨广伪善 …… 189
微言丧命 …… 191
李密放粮 …… 192

唐纪 …… 194

玄武之变 …… 194
魏征直谏 …… 203
长孙皇后 …… 207
则天女皇 …… 211
狄公忠心 …… 219
敬业反武 …… 225
开元宰相 …… 232
李泌智谋 …… 237
太子免祸 …… 240
黄巢起义 …… 246
汴州之乱 …… 251

后梁纪 …… 255

叔侄之争 …… 255
承业进谏 …… 258

后唐纪 …… 262

一代名将 …… 262
巧谏庄宗 …… 266
高郁冤死 …… 268
从珂遭诬 …… 27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后晋纪 …… 273

契丹崛起 …… 273
德钧之死 …… 279
儿皇敬瑭 …… 283

后汉纪 …… 290

血洗大梁 …… 290
麻荅被逐 …… 294
延寿献计 …… 298

后周纪 …… 301

简朴皇帝 …… 301
郭威大度 …… 303
罪有应得 …… 305

梁　纪

萧衍建梁

【原文】

梁武帝天监元年（壬午，公元502年）

大司马内有受禅之志。沈约微扣其端，大司马不应；它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马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成，何所复思！若不早定大业，脱有一人立异，即损威德。且人非金玉，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大司马然之。

约出，大司马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大司马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大司马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大司马初无所改。

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顷，大司马召云入，叹约才智纵横，且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卿二人也。"

【译文】

梁武帝天监元年（壬午，公元502年）

大司马萧衍内心有着受禅当皇帝的念头，沈约稍微加以做了挑明，可是萧衍却没有回应。有一天，沈约又向萧衍进言道："现在与过去不同了，不能期望人人都有淳朴之风，士大夫们人人攀龙附凤，都是期望能够获得一丁点儿的功劳。如今就连幼儿牧童都知道齐朝已经行将灭亡了，明公您应当取而代之，况且天象预兆已经很明显了。天命不能违背，人心不可丧失。如果天道这样安排，即使您想要谦让，也是办不到的。"大司马萧衍这才说道："我现在正考虑着这件事。"沈约接着说道："明公您当初在樊、沔兴兵举事，那时候就应该考虑的，而现在王业已经成功，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假如您不尽早完成大业，纵有一人提出异议，那么就会损害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世事难料，万一您有个好歹，难道就甘心只留给子孙后代建安郡公这么一个封爵吗？假如天子回到京城，公卿们各得各位，那么君臣之间的名分一经确定，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异心了，到那时，君明于上，臣忠于下，难道还会有人再同您一块作反贼吗？"大司马十分赞同沈约所说的这些话。

沈约出去后，大司马召见范云，向他讲明了自己的心思，并征求他的看法，范云的回答和沈约所说的大致相同，因此，大司马对范云讲道："英雄所见略同。您明天早上和沈约一起来这里。"范云出来后，把萧衍说的一番话全都告诉了沈约，沈约说："您一定要等着我呀！"范云答应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沈约却提前去了，大司马命令他草拟有关受命登基的诏书，只见沈约从怀里掏出早已写好的诏书以及人事任命名单，大司马看了之后，没有做任何改动。没过多久，范云从外面走来，来到殿口门，由于答应等待沈约，所以不能一个人先进去，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沈约前来，无奈只好徘徊在寿光阁外，嘴里不停地发出"咄咄"这样表示奇怪的声音。沈约后来出来了，范云这才清楚原来沈约早已赶在自己之前进去了，于是就问他："是怎么安排我的？"沈约举起手来向左一指，意思是让范云担任尚书左仆射，范云因此笑着说道："和我期望的差不多。"过了一会儿，大司马传唤范云进去，他当着范云的面对沈约大加赞叹，夸他才智纵横，并且还说："我举兵起事到现在已经有三年时间了，各位功臣将领的确功劳不小，然而真正帮我成就帝

业的人，只有你们两个啊！”

骨肉情深

【原文】

梁武帝天监十七年（戊戌，公元518年）

临川王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而匿于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盗伏于骠骑航，待上夜出；上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上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念汝愚耳！”宏顿首称无之故因匿法寿免宏官。

宏奢僭过度，殖货无厌。库屋垂百间，在内堂之后，关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上于友爱甚厚，殊不悦。佗日，送盛馔与宏爱妾江氏曰：“当来就汝欢宴。”独携故人射声校尉丘佗卿住，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即呼舆径往堂后。宏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上意益疑之，于是屋屋检视，每钱百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上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紵蜡等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计大可！”乃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方更敦睦。

【译文】

梁武帝天监十七年（戊戌，公元518年）

临川王萧宏的小妾有个弟弟叫吴法寿，他杀了人之后，藏匿在萧宏的王府中，梁武帝知道了这件事后命令萧宏立刻交出吴法寿来，当天就下令处决了他。有官员上奏章请求罢免萧宏的官职，梁武帝在奏章上批示道：“爱护萧宏是出于兄弟私情，罢免他的职务是为了端正国家的王

法，这项提议准奏。”于是于五月二十四日免去了萧宏的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等职务。

萧宏自从洛口兵败以来，一直心怀愧疚和愤恨。建安城里每次捉住窃贼，都会供出是由萧宏指使的，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将此事上奏给梁武帝，梁武帝每次都赦免了萧宏。武帝打算去光宅寺，于是就有人躲在骠骑桥上，准备趁夜里在他路过时行刺。临出发前梁武帝好像有所感应，于是就改走朱雀桥。后来士兵捉住了刺客，经过盘问说是萧宏派来的。梁武帝听后非常生气，泪流满面地对萧宏说：“我的人品和才智胜过你百倍，可是在治理国家方面仍然感到力不从心，不足以胜任如此重担，你觉得你能行吗？我并非不敢像汉文帝那样心狠手辣，只是我念及你我的兄弟情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萧宏吓得不住叩头称自己绝对没有那样想。梁武帝于是就借着这次萧宏藏匿杀人犯吴法寿的机会而罢免了他的官职。

萧宏平素生活奢靡过度，贪得无厌，想尽办法聚敛钱财。在他的宅邸里有数百间库房，内堂里面戒备森严，有人怀疑那里是萧宏私藏军器的地方，企图用来造反，于是便将这一情报悄悄地上报给梁武帝。梁武帝一向十分看重骨肉亲情，因此听说这件事后很不悦。有一天，梁武帝派人给萧宏的爱妾江氏送去了丰盛的食物，并捎话给她，说：“我等会儿就到府上来开怀畅饮。”武帝果然当天晚上带上老部下射声校尉丘佗卿到萧宏家赴宴。等到萧宏和江氏都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梁武帝突然说道：“我想到你的后房看看。”说罢就叫车径直往后堂驰去。梁武帝的举动把半醉的萧宏吓得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恐怕皇上看见了他的那些财物，神色十分恐惧紧张。梁武帝看到他的反应，心里就更加疑惑了，于是一间挨着一间地仔细搜查。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屋里根本没有任何兵器，只看见每一百万钱被放作一堆，用黄榜作为标记；每一千万钱为一库，门上悬着一个紫色的标计；像这样的钱库大约有三十多间。武帝和丘佗卿屈指一算，大概有三亿多万，其他的房间里也都是贮存着大量的布帛、丝绸、棉絮、漆器、蜡之类的杂物。只看见仓库里堆得满满的，究竟有多少却弄不清楚。这样一来，让梁武帝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弄清楚萧宏的库房里并没有私藏什么兵器，武帝因此非常高兴，他说：“老六，你的生活过得

可真好啊!”这场风波平息后，他们重新回到宴席上欢饮达旦。从此以后，两兄弟的关系更加和睦了。

萧统早逝

【原文】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531年）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统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使省录朝政，百司进事，填委于前，太子辨析诈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断法狱，多所全宥[①]，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好读书属文，引接才俊，赏爱无倦。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在东宫，虽燕居，坐起恒西向，或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及寝疾，恐贻帝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宫门，号泣道路。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贵嫔，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赂宦者俞三副求卖地，云若得钱三百万，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上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毕，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若厌[②]之，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长子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初皆有宠于太子，邈之晚见疏于雅，乃密启上云：“雅为太子厌祷。”上遣检掘，果得鹅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但诛道士。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及卒，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还镇。

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注释】

①宥：宽恕，饶恕。

②厌：同“魇”，用巫术镇服妖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译文】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531年）

四月初六，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去世。昭明太子自从举行加冠礼以来，梁武帝便开始让他着手处理朝政，百官前来奏事，都要先汇集到太子那里。昭明太子一向明辨是非真伪，对不适当之处往往洞察秋毫，但只是下令有关部门加以改正，而不追究罪责。太子执法公正，对罪犯常常加以保全宽恕，待人宽厚和蔼，很能容人，喜怒哀乐都不表现在脸上。昭明太子喜好读书写文章，引进接纳有才能的人，赞赏宠爱，毫无倦怠。太子生活在东宫二十多年了，从不蓄养乐工歌妓。每逢天降大雨或积雪不化的时候，昭明太子就会派左右侍从出去巡视大街小巷，一发现穷苦之人就马上予以赈济。昭明太子生性孝顺，居住在东宫，纵然是休闲的时候，起坐都要面朝西边，假如事先接到诏令，让他第二天入宫晋见，那么当天晚上他就会正襟危坐一直到天明。太子病情加重后，唯恐梁武帝为此感到担忧，每次梁武帝派人送来问候的敕文，太子都要亲手写信奏答。等到昭明太子去世的时候，朝野上下都为此万分惊愕惋惜，建康城里的男女老少，无不奔向宫门，沿途到处都传来哭泣声。

起初，昭明太子在埋葬他的生母丁贵嫔的时候，就曾派人到处求购风水好的墓地。有人趁机贿赂宦官俞三副，让他将自己的地卖给昭明太子，并承诺假如得到三百万钱的话，那么就将其中的一百万钱送给俞三副。俞三副因此暗中上奏梁武帝，说道："太子所买的地还不如现在这块土地对皇上您更为吉祥。"梁武帝上了年纪，所以有很多忌讳，听了这些，于是便命人将这块地买了下来。等丁贵嫔下葬以后，有个道士对太子说："这块地对长子不利，但如果想办法镇一镇，或许还能宽延一下。"随即将蜡鹅以及其他物品一起埋在了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当初都深受昭明太子的宠幸，鲍邈之后来和魏雅产生隔阂，于是就背地里向梁武帝启奏道："魏雅竟然敢为太子诅咒祈祷。"梁武帝听后便派人到墓地去挖掘，果真挖出了蜡鹅等物。梁武帝大惊，本打算彻底追查此事。徐勉竭力相劝，才勉强阻止了梁武帝，只是把当初的那位道士给处决了。因为这件事，太子终生惭愧忧愤，难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等到太子去世以后，梁武帝便将太子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召回建康，打算立萧欢为继承人，但心中却仍然记恨着先前那件

事，后来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把萧欢立为继承人，而是把他又打发回了南徐州。

臣司马光说：君子行走在正道上，不能有一丁点的偏离，也不能有半步的过失啊！像昭明太子这样的仁孝之子，像梁武帝这样的慈爱之君，一旦染上了一点嫌疑，不仅太子自己忧愤而死，甚至还要连累到子孙后代。昭明太子本想求吉反而却得到凶，以至于无法洗脱自己的冤屈，我们怎能不引以为戒呢？因此对于那些诡诈怪诞之徒、奇异奸邪之术，君子要远远地避开才好。

陈 纪

孝宽献策

【原文】

陈宣帝太建七年（乙未，公元575年）

周高祖谋伐齐，命边镇益储**偫**[①]，加戍卒；齐人闻之，亦增修守御。柱国于翼谏曰："疆场相侵，互有胜负，徒损兵储，无益大计。不如解严继好，使彼懈而无备，然后乘间，出其不意，一举可取也。"周主从之。

韦孝宽上疏陈三策。

其一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返。内离外叛，计尽力穷，仇敌有衅，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犄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

【注释】

①偫：具备，储备。

【译文】

陈宣帝太建七年（乙未，公元575年）

北周武帝打算讨伐北齐，命令各边镇增加粮草储备，增添戍边的士兵；北齐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对守御点做了增加调整。北周的柱国于翼向北周武帝劝谏道："互相侵犯领土，肯定会各有胜负，这样白白地消耗军队和储备，对国家大计没有任何好处。倒不如解除敌对状态保持友好往来，让对方松懈而不做任何防备，然后可以趁机，出其不意，这样就可以一举而取。"北周武帝依其计行事。

韦孝宽上疏北周武帝陈述以下三条计策。

第一是："臣守边多年，也见到了不少可乘之机，可是如果不及时抓住，就很难成功。所以往年军队出战，只能白白劳民伤财，任何功绩没有建立，这都是因为失掉时机。为何？淮河以南过去土地肥沃，陈氏收拾起梁朝破亡后的残存势力后，还能一举平定它；齐人每年都要到那里援救，可每次都是失败而归。如今齐国内有背离外有叛乱，计尽力穷，仇敌之间露出了破绽，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失掉。如今大军假如从轵关出发，两车并行而进，同时兼着与陈氏共同夹击敌人，并下令广州的义军从三鸦出军，另外招募山南的骁勇精锐之士，顺着黄河而下，再派遣北山的稽胡阻断对方在并州、晋州的通道。对于以上这些军队，仍旧命令他们各自招募关、河以外的强劲勇敢之士，给予优厚的爵位封赏，让他们作为先驱部队。这样一来，山河移动，就如同雷电般地惊动剧烈，从许多道路分头前进，直捣敌人的心脏。到时敌人必定会望旗奔逃溃散，我军所到之处，定会挫败消灭那里的敌人。一次出征就能平定天下，成败在此一举。"

【原文】

其二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

其三曰："昔勾践亡吴，尚期十载；武王取纣，犹烦再举。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民和众，通商惠

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斯乃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

【译文】

第二是：“假如国家更进一步从长计议，未能立即大举进攻，那么最好与陈朝一起分散齐国的兵力。在三鸦以北、万春以南的地方，大肆屯田，预先贮藏军粮，征募骁勇强悍的人组成部队。齐国的东南方有陈朝和它敌对，双方的军队相持不下，我方只要派出奇兵，就能攻破齐国的边界。对方假如派军队前来援救，那么我们就坚守清野，等到他们远去之后，再一次出兵。我方常常用边界一带的兵士，去引诱对方心腹之间的军事主力。我方不需要备齐隔夜的粮草，而对方却有疲于奔命的劳累，一两年间，对方内部必然会出现离心叛变。更何况齐氏本就昏庸暴虐，政出多门，卖官鬻爵，唯利是图，荒淫无道，忌害忠良，全国为此哀号，不能忍受这样的弊端。这样看来，灭亡齐国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然后寻找机会发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讨伐，就如同摧枯拉朽，腐朽的敌人是很容易被消灭的。”

第三是：“古时候勾践打算灭掉吴国，尚且经历了十年的磨砺；周武王想要征讨商纣，还曾不厌其烦地一再出兵。如今假如能够在乱世暂且退隐，伺机等待，我认为最好重新表示尊重睦邻友好，重新制定盟约，安抚百姓使大众和睦相处，互通贸易优惠工商，养精蓄锐提高声威，窥伺机会然后行动，这就好比是用长长的马鞭远远地驾驭拉车的马匹，可以坐着慢慢找寻兼并对方的机会。”

元胄忠勇

【原文】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庚子，公元580年）

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淆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仪同大将军弘、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酒酣，招以佩刀

刺瓜连啗坚，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阁，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逌后至，坚降阶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座。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壬子，坚诬招与越野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译文】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庚子，公元580年）

北周赵僭王宇文招图谋杀掉杨坚，于是就邀请杨坚到他的府第做客，杨坚携带酒菜前往。宇文招把杨坚带入自己的寝室，并让他的儿子宇文员、宇文贯和妻弟鲁封等在左右陪侍，个个佩刀而立。宇文招还暗地里在帷幕与宴席之间藏着兵器，在寝室的后面埋伏壮士。杨坚的左右侍卫都不得随从，唯独杨坚的从祖堂弟开府大将军杨弘和大将军元胄被允许坐在寝室的门两侧。元胄是元顺的孙子。杨弘与元胄都是勇武之士，同为杨坚的心腹将领。酒酣耳热，宇文招便不断用佩刀刺瓜送入杨坚口中，企图借机行刺于他。元胄见情况不妙，便上前对杨坚说道："相府还有好多事要处理，不能在这里长时间停留。"宇文招呵斥他道："我正和丞相谈话，你想做什么！"喝令他退下去。元胄怒气冲冲地瞪着双眼，提刀紧挨着杨坚站立。宇文招赐酒给元胄喝，还说道："我难道会有什么恶意吗！你何必这么多疑，而过分加以戒备？"宇文招装作要呕吐的样子，起身打算到后房去，元胄深恐他一离开就会发生变故，因此扶他让他重新坐好，就这样几次三番宇文招都没能离席。宇文招于是又谎称喉咙干渴，命令元胄去厨房拿水来，元胄却不动。恰逢滕王宇文逌迟到了一会儿，杨坚走下台阶去迎接他。元胄趁机对杨坚耳语道："情况异常，请赶紧离开这里！"杨坚说："他手上没有兵权，又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元胄说："军队原本就属于皇室所有，假如他先发制人，那么到时候一切就完了。我元胄并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恐怕死得没有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